

白罗衫·看状

主要角色

徐继祖：小官生

奶公：外

情节

徐继祖得老妪所赠白罗衫，又遇苏夫人诉冤，放告之日，再得苏云诉状。他独自细审状词，难信父亲徐能曾为海盗。经奶公证实徐能杀父谋母的真情，方知自己认贼作父，不觉痛彻心肺，决心除奸复仇。

注释

【太师引】为南曲名曲，唱出了徐继祖在看状中的疑惑、思虑。接以大段念白，表现出人物激烈的内心冲突。

根据《振飞曲谱》整理

（徐继祖上。）
 徐继祖 （引子） 为官承乏愧庸才，按视江南敕旨差。有事挂心怀，只为罗衫难解。
 （念） 巡狩卸征鞍，奸邪透胆寒。上方三尺剑，锋锷保民安。
 （白） 下官徐继祖。向日在涿州道上井边遇一妈妈，见了我不胜悲伤。及至问起，说我像他儿子苏云模样，又诉我始末根由。我曾许访问她儿子媳妇消息。临行时又把罗衫付我，说有人认得此衫者，便下落。我因公务碌碌，未完此一桩心事。不意昨日，在王老先生园中游玩，忽有一妇人向我诉冤，问起情由，却就是苏公的夫人，方知苏云已被强盗谋害。我想那盗贼虽未缉获，那罗衫一事便有几分下落了。
 （解三醒牌） 记当日在井边相会，
 那老妈妈诉苦哀哀。
 见她千愁万恨思儿态，
 把褴褛体困尘埃。
 （白） 我因有事，未曾访得她的儿子，不想如今苏夫人又来诉冤。
 （解三醒牌） 又才得清游偶到王公宅，
 偏逢着贫妇当场诉枉来，
 愁无奈，
 何日得除奸恤寡苦尽甘来？
 （山坡羊牌。门子上，敲梆。奶公上。）
 奶公 （白） 何人传梆？
 门子 （白） 领钥匙。
 （奶公开门。）
 门子 （白） 门子叩头。请大老爷更衣！
 （徐继祖下，更衣，上。门子随徐继祖同出门，奶公关门。门子、徐继祖同入衙门，徐继祖归坐。）
 门子 （白） 皂隶！
 皂隶 （内白） 吓。
 门子 （白） 站堂。
 皂隶 （内白） 吓。
 门子 （白） 皂隶出班房！
 （皂隶上。）
 皂隶 （白） 吓。
 皂隶叩头！
 门子 （白） 验封。
 皂隶 （白） 原封。领钥匙开门！
 （山坡羊牌。）
 皂隶 （白） 开门吓！
 （曲牌收。一枝花牌。巡捕官、文堂同上。曲牌收。）
 巡捕官 （白） 巡捕官告进！
 门子 （白） 进！
 巡捕官 （白） 吓！
 巡捕官叩头！禀大老爷：巡风无事。
 门子 （白） 辕门侍候。
 巡捕官 （白） 吓！
 门子 （白） 放告牌抬出。

文堂 (白) 放告牌抬出！
 (苏云上。)

苏云 (引子) 弥天冤抑向谁论，只恐哀猿不忍闻。
 (白) 来此已是按院衙门，不免跪门则个。
 冤枉！

徐继祖 (白) 跪门者何人？
 门子 (白) 跪门者何人？
 文堂 (白) 是告状的。
 巡捕官 (白) 是告状的。
 门子 (白) 是告状的。
 徐继祖 (白) 取状词。
 门子 (白) 取状词。
 文堂 (白) 取状词。
 巡捕官 (白) 取状有了。
 门子 (白) 状词呈上！
 徐继祖 (白) “原任兰溪县知县苏云”……
 唔，告状人且回，三日后听审。

门子 (白) 三日后听审！
 文堂 (白) 三日后听审！
 巡捕官 (白) 三日后听审，
 苏云 (白) 是是是，好了。
 (念) 眼望旌旗捷，耳听好消息。
 (苏云下。)

巡捕官 (白) 堂事毕。
 门子 (白) 收牌掩门！
 巡捕官 (白) 是，吓。
 文堂 (白) 收牌掩门啰！
 (巡捕官、文堂同下。水龙吟牌。)

皂隶 (白) 交钥匙！
 门子 (白) 请大老爷退堂。
 (皂隶下。奶公上，开门。徐继祖、门子同进门，徐继祖下，更衣。门子放引、放状，取钥匙交奶公，出门。奶公关门上闩，奶公下。门子在外上闩，贴封条，下。徐继祖上。曲牌收。以上念白、动作均在曲牌中进行。)

徐继祖 (白) 好奇怪，那苏云已被强盗谋害，怎么又来告状？
 (太师引牌) 看将来此事真奇怪，
 这状词教我心中怎猜？
 (夹白) 那苏云呵！
 (太师引牌) 既道是江心遭害，
 怎能向公府伸哀？
 (白) 且看状词如何。
 “原任兰溪知县苏云，告为群盗劫杀事：窃云赴任兰溪路，由扬子江中遇盗一伙，将云推入江心，复又遭巨寇刘权捞救，拘禁山寨一十八载，如今官民剿刘趁机潜逃得脱鞫囚。”
 吁，原来苏云不曾死！
 (太师引牌) 被拘禁绿林山寨，
 因此上余生还在。
 这冤山仇海反添我闷怀。
 (夹白) 是了。
 (太师引牌) 须知道察奸伸枉是乌台。
 (白) 且看后面如何？
 “一门家眷，尽被强盗徐能谋害”……
 徐能！是我父亲的名字，难道我爹爹……哎，岂有此理！
 (太师引牌) 不信我严亲，
 (夹白) 吓！
 (太师引牌) 成无赖，
 望见状词教我如痴似呆。
 既道是江心劫掠将人谋害，
 少不得身隐名埋，
 为什么堂皇无碍？

恐还是别有同名在。
 (白) 嘚，我想天下同名同姓的原因是不少，这个徐能定是他人，休得多疑，唉！休得胡思乱猜。徐能啊徐能！你这该杀的强盗，怎么偏偏与我爹爹姓名相同，教我好不心神难定。
 (太师引牌) 我是承王命身为按台，君恩重奋拳缚虎怎徘徊。
 (奶公嗽上。)
 奶公 (念) 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
 (白) 老爷请坐！老爷请用茶！
 (徐继祖吃茶。奶公看状，徐继祖嗽。)
 奶公 (白) 是是是……
 徐继祖 (白) 吓！
 奶公 (白) 吓？
 徐继祖 (白) 吓！
 奶公 (白) 吓，是是是……
 徐继祖 (白) 这等不小心！
 奶公 (白) 吓，原来十八年前扬子江中事发了，那苏知县不曾死，有天理吓有天理。
 (奶公下。)
 徐继祖 (白) 奶公转来！奶公转来！
 (奶公上。)
 奶公 (白) 老爷有何吩咐？
 徐继祖 (白) 老爷有事要问你。
 奶公 (白) 你是自幼跟随太老爷的呢，还是长大了来的？
 奶公 (白) 老奴是自幼跟随太老爷的。
 徐继祖 (白) 我来问你，太老爷姓什么？
 奶公 (白) 太老爷姓徐吓！
 徐继祖 (白) 我老爷呢？
 奶公 (白) 太老爷姓徐么，老爷自然也姓徐了！
 徐继祖 (白) 好，好个也姓徐！太老爷今年多少年纪了？
 奶公 (白) 六十三岁。
 徐继祖 (白) 太夫人呢？
 奶公 (白) 没有的。
 徐继祖 (白) 吓，没有太夫人，我老爷从何而来？
 奶公 (白) 吓，老奴只知有太老爷，不知有什么太夫人。
 徐继祖 (白) 我再问你，太老爷平昔作何生理？
 奶公 (白) 这……老奴不敢言讲。
 徐继祖 (白) 为何？
 奶公 (白) 倘被太老爷知道了，怪罪起来，老奴担当不起了！
 徐继祖 (白) 不妨，有我在此，讲。
 奶公 (白) 太老爷呢，原是船户出身，惯在江湖上做些没本钱的买卖。
 徐继祖 (白) 什么叫做没本钱的买卖？
 奶公 (白) 哪哪哪，就是见人家有财有货，白白地搬他回来么，这就叫没本钱的买卖。
 徐继祖 (白) 啊呀，咄、咄、咄！好个没本钱的买卖！太老爷平昔可曾害人？
 奶公 (白) 太老爷作恶多端，老奴也记不得这许多。吓，就把一十八年前揽了苏知县的载……
 徐继祖 (白) 住了！可就是状词上的苏云？
 奶公 (白) 正是。
 徐继祖 (白) 好，我正要问你，快讲！
 奶公 (白) 老爷容禀：想当年，太老爷揽了苏知县的载，那苏知县资装，却也有限。那苏夫人倒有几分姿色。太老爷一见顿起不良之心，把船一行，行至扬子江中，将苏知县一推，推入江中，把苏夫人抢了回来，逼勒成亲。
 徐继祖 (白) 那苏夫人，从也不从？
 奶公 (白) 好个苏夫人，千贞万烈，抵死不从！
 徐继祖 (白) 好，好，像位夫人。后来呢？
 奶公 (白) 亏了二员外。
 徐继祖 (白) 哪个什么二员外？
 奶公 (白) 就是太老爷的兄弟，名唤徐熊。
 徐继祖 (白) 他便怎样？
 奶公 (白) 假言庆贺，将酒灌醉了太老爷，悄悄开了后门，放苏夫人逃走了！

徐继祖 (白) 呀, 太老爷酒醒时, 不见了苏夫人, 难道就罢了不成?
奶公 (白) 太老爷醒来, 不见了苏夫人, 他就追、追、追吓……
徐继祖 (白) 追到哪里?
奶公 (白) 赶、赶、赶吓……
徐继祖 (白) 可曾赶着?
奶公 (白) 赶到旷野之时, 苏夫人赶不着, 竟抱……
徐继祖 (白) 抱什么? 抱什么?
奶公 (白) 呀, 竟、竟、竟跑了回来!
徐继祖 (白) 抱……跑……哆! 老狗才, 你若不说明白, 我将上方砍你的驴头下来!
奶公 (白) 老爷请息怒, 待老奴说就是了!
徐继祖 (白) 快讲!
奶公 (白) 啊呀老爷吓, 苏夫人赶不着, 竟抱了一个初生婴儿回来!
徐继祖 (白) 唉! 哪个问你什么婴儿! 我问你此事以后如何?
奶公 (白) 此事么无有了。
徐继祖 (白) 人命关天, 难道就罢了不成?
奶公 (白) 苏知县已死, 苏夫人不知去向, 此事也只得罢了。
徐继祖 (白) 奶公, 此事始末根由, 是真是假?
奶公 (白) 桩桩是实, 句句是真。
徐继祖 (白) 哆! 老狗才, 徐能杀人越货, 你定是同伙人!
奶公 (白) 老奴怎敢!
徐继祖 (白) 你为何一十八年隐匿不讲?
奶公 (白) 非是老奴隐匿不讲, 倘说将出来, 以奴告主, 便要乱棒打死, 老奴死不足惜, 怕只怕不能保全一个婴儿的性命。
徐继祖 (白) 哪个婴儿?
奶公 (白) 就是十八年前, 从旷野之中抱回来的婴儿。
徐继祖 (白) 呀, 起来讲。
奶公 (白) 是是是……
记得那年, 老爷在涿州道上, 遇见一位老妈妈, 老妈妈拿出一件白罗衫, 老奴在旁见这白罗衫, 与婴儿身上包裹的罗衫一般无二, 方知那婴儿便是老妈妈的孙儿, 苏知县亲生之子。老奴说将出来, 只怕泄漏机关, 被徐能知晓, 那婴儿定然性命难保!
徐继祖 (白) 那婴儿现在何处?
奶公 (白) 那婴儿么……
徐继祖 (白) 唔!
奶公 (白) 他早已长大成人, 功成名就出仕皇家, 苍天有眼! 苏夫人逢凶化吉, 院中诉冤, 苏知县死里逃生, 衙前告状, 罢! 老奴愿拼却性命, 也要当堂作证。只是一十八年深仇大恨能否得报, 全在这孩儿身上!
徐继祖 (白) 奶公, 那苏云之子, 莫非她……
奶公 (白) 他、他、他就是老爷你啊!
徐继祖 (白) 呀! 不想一十八年, 竟认仇为父!
(徐继祖昏倒。)
奶公 (白) 老爷醒来……老爷醒来!
徐继祖 (白) 奶公, 奶公啊! 你十八年来, 养育保全恩重如山, 一番苦心我何以为报, 你是我苏门的恩公!
奶公 (白) 折杀老奴! 老爷请起。
徐继祖 (白) 罗衫现在何处?
奶公 (白) 现在老奴妻子处。
徐继祖 (白) 你连夜赶回, 取了那幅罗衫, 随即哄骗那伙强盗, 前来见我, 快去!
奶公 (白) 老奴遵命, 老奴就去!
徐继祖 (白) 奶公转来! 奶公转来呀!
奶公 (白) 老爷有何吩咐?
徐继祖 (白) 此事干系重大, 你要小心了!
奶公 (白) 老爷放心。
徐继祖 (白) 你要保重!
奶公 (白) 老爷请回!
徐继祖 (白) 待我拜送!
奶公 (白) 折杀老奴!
徐继祖 (白) 快走! 快走! 快走!
(念) 堪恨强徒认我儿, 谁知冥冥勿相欺。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与来迟。

（白） 好恼啊好恼！
（徐继祖、奶公同下。）
（完）